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下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
經世當
作三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
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
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

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

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

否佗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

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

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
自爲塋佗在

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

定又諸公恐喧佗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
新報

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
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佗人觀之便以

爲恠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

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皆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
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
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
堯夫事他自如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作
所以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若不明得便雖
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
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諡并龍

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
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
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
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
以為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
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
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為敵智不
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
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

乎曰須看佗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恠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

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
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
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
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
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
明或問宋齊立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
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
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
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
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

為百合

如石蟹石燕石

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

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
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
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
無可恠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
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

如呼馬鞍牛頭
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
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
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

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旣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

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里童推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

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
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
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
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李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
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

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
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
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
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
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
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

時中之類

只為將中和來

分說便是和也

李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

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又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兆朕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

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乂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

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命與遇何異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

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况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

常事文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恠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沍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總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

洵洵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

般豈不可移却被佗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適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
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
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
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
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少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
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
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
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
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
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
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

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言義又言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黜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

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也

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

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實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它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

主著事時既生以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便為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為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又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比却可着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見孔子旣知宋栢魍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旣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

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佗不得况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而學 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
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 也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
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
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
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
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脩他經惟易未嘗
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
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
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
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

之其過
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
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
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
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
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
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
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
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爲親圖養

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
二人同在高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
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
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
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
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
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
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
在乃爲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
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
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
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
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
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
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
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

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

學一作

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

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下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佗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
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
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
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
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
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是

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
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
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
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
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
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
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
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

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
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
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
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
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
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
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
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
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
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
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
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
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
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
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

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皆一作皆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